

**岁月悠悠**

# 尤忆当年红薯香

**■王智琦文**

立冬过后,紧接着就是小雪、大雪节气,等到冬至来临,上海就进入真正气象意义上的“三九严寒”。在高楼林立、流光溢彩的街衢一隅,偶尔还能看到烤红薯,散发出一股无可抵挡的香味。

微火闪烁,霎那间时光流转,记忆迭现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正逢三年困难时期。那时,石库门弄堂口有一家国营第85粮店,每天放学回家前,闲着无事,我总会先到粮店里逛上一圈。那时粮店里只供应籼米和粳米两种,极少有糯米,糯米只在春节前昙花一现,那是米中的贵族,价格昂贵。

籼米和粳米档次分得很细,最差的籼米每100斤13.1元,好些的有13.7元和14.3元,若要价到15.7元,那是籼米中的极品。粳米一般在16.4元,好些的则要17.1元,如果卖到18.6元,肯定是当年的新米,一般只在春节前极少量流出,且每人限购3斤。据说新米都要储存在粮库里,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,这样储存,流转几年后,拿出来当然陈而又陈了。

粮店除了卖米,还会卖红薯,上海人称之为“山芋”。因为一斤粮票可以买到7斤红薯,颇受饭量大的人家的青睐。就像现在这种晨光,西北寒风一吹,长长队伍就会排到弄堂底,转弯再排到弄堂口,大家都是左邻右舍,不好意思插队,故而秩序很好。加上供应量也大,有时会整整卖上一天。买来山芋后,切成片烧汤吃,或整

个煮熟后剥皮吃,热腾腾金灿灿,香甜可口,很能扛得住饥饿。

如果条件许可,将芋片再切成条,放进猪油里煎炸,那就是奢侈的高级零食了。吃山芋害处是腹胀,容易排气,上海人讲阿摩尼亚味道,实在令人难以抵挡。我曾采访过区防疫站的市级检疫标兵陈医生,她告诉我,以前为中小學生进行卫生检查,秋冬时节送检的样品往往都臭味难闻,根源就在于红薯吃了太多。

现在我们都知道,红薯是健康的绿色食品,对于老年人来说,可辅助降血脂,但当年我们喜欢吃红薯关键还在于顶饥。

记得1976年秋天,学校组织我们去宝山县罗店乡学农,为期三周,住在农村,伙食自理。那么多的毛头小年青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又要强劳动,食欲旺盛,粮票却是定人定量。班主任刘老师想出个办法,到农民家用钱买一些无须粮票的红薯,煮熟后让男同学多吃点。下午劳动回来,走进食堂,若能闻到那股红薯的香味,我的心中就会莫名欢悦起来。靠着那么半块或一小只红薯,我度过了学农最难熬的岁月。

进入新世纪后,一天,在装饰豪华的酒店,友人宴请,端上来一个用银光锡纸包裹着的菜肴,打开一看,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,里面是粉妆玉琢般的红薯。服务员朗声介绍道:这叫金玉满堂。

真是好口彩,烤红薯等到了翻身的好时机,我们也迎来了人生幸福美满的晚年。



宜其遐福 ■许超森

**意犹未尽**

## 晒台上的小葱

**■钱坤忠文**

在民以食为天的做饭烧菜中,小葱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,不论红烧还是白笃,也不论是清蒸还是凉拌,没有了小葱,似乎就没有了灵魂。

父亲在的时候,他总是用一个破脸盆,装满泥土,随手便栽满了小葱,放在石库门公用晒台的围墙上。这

盆小葱虽没有鲜花的美丽与芬芳,但常年保持着清脆和碧绿。特别在雨后的春天,小葱青青,带着雨露,在阳光下闪烁着鲜嫩的光芒,惹人喜欢,就像人的青春岁月一样,锦瑟年华,无限风光。

小葱的生命力非常顽强,犹如韭菜一般,掐了一茬又一茬,始终保持着旺盛。平时吃碗面,摊一个饼,都

离不开小葱,增色提香,赏心悦目,里面有阳光的味道。有时烧菜时准备不足,忘记了小葱,即使灶上的油锅冒出青烟,急忙到晒台脸盆中胡乱摘一小撮,也能跟上烹饪的节奏。

晒台上的小葱陪伴我们度过了几十年,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上海修建成都路南北高架拆迁为止。这段小葱相伴的日子里,生活好像有许多的诗意和美好。破脸盆中的淡淡葱香弥漫在整个晒台,弥漫在整幢石库门内,把平淡的日子装点得有滋有味,诗意而温情地生长在我的记忆中。

**咬文嚼字**

## “吃素的”与吃素

**■陈茂生文**

我们工厂里的人通常性子直、喉咙响,遇到不爽的事要三头六面“现开销”讲清爽,尽管情绪激动时会撸袖子、红脖子,但干架可能性很小。

“开销”来“开销”去各说各的,未必真会有个是非曲折,但哪位嗓门大、气势强还是可以感受。占了上风的会不屑地说:“真当我吃素的?”另一方则悻悻而言:“早上吃泡饭,不跟你五斤‘夯’六斤。”言下之意“暂不计较”。

当然,“当我吃素的”并不仅在剑拔弩张、争强斗狠时。车间生产线一遇某隐秘处小故障就立刻“趴窝”,警报器“呜呜”地响,几个技术员、工程师面对图纸苦思冥想。此时有个普通操作员过来,紧一紧、拧一拧,机器立马“复活”重新轰鸣。那哥们顿时得到众口称赞,连平时蛮有架子的车间主任也过来拍拍肩:“那帮像煞有介事,真当我们吃素的。”

原本只是个人喜好的吃素、吃荤,被赋予了额外的意味。

中国美食闻名于世,尤其高脂多油的鸡鸭鱼肉经过江南特色的浓油赤酱一番烹饪,令无数人满嘴流油赞不绝口。说“吃啥补啥”食荤者一定嗓门洪亮、膀大腰圆、孔武有力的只是戏言,但在很大程度上“吃荤”就意味着力量、能力和富庶。

远古时期,人类祖先在丛林里茹毛饮血,算是首开荤腥,数千

年以来“以荤为佳”的饮食喜好难以撼动。造字的仓颉脑洞大开,将“望着一只羊大流口水”设计为“羡慕”的“羨”。“羨”的繁体字是三点水以后简化为两点,再加一个打哈欠的“欠”,显得惟妙惟肖。

“当我吃素的”是黄浦滩头历史悠久的口头禅,并非质疑只吃菜不吃肉、荤素不搭饮食失衡,只是用反讽口吻更到位。以维生素、粗纤维、蛋白质为主的素食多由土里来、水中捞,以纤纤细腰、亭亭玉立、碧翠鲜嫩为上品。往日沪滨市井有老话“吃啥像啥”,此处“吃素”便隐喻个性柔弱、木业无攻、优柔寡断,硬气匮乏,进而暗讽孱弱无力、委曲求全。

都知道身体健康不可无素,但把“吃素”当癖好更不易。某老兄生活失意欲入禅门“闭关”数月,计划先“半素”再循序进阶至“全素”。孰料仅半个月就感觉日日“苦度”,匆忙宣称已彻悟明白即刻“出关”。由此来看,吃素不易,谁说吃素的好对付?

“当我吃素的”与是否吃素没关系。清末“食神”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:“菜有荤素,犹衣有表里也”。如今上馆子吃顿好的素菜宴,远比点一桌鸡鸭鱼肉贵很多,不论矢志吃素还是无肉不欢或兼而有之,都是生活里的自主选择。如今“素”是素颜、素人,是清纯、本真、质朴的别称,此消彼长中,往日“当我吃素的”已渐行渐远,号称“吃素”的越来越多。

**海上风物**

## 带着新宇宙观回家

**■傅光达文**

11月上旬,我有幸参与杨浦区老干部诗词团组织的赴临江参观上海天文馆活动,通过观展,大开眼界,深感不虚此行。

天文馆的建筑外观看上去好像一架神秘的飞碟,引人遐想。进入“飞碟”内底层,吸引眼球的是大厅正中间一个圆形的场景摆设,让人联想到科幻作家刘慈欣笔下“三体”中的某段情节。看介绍,原来这个设备叫“傅科摆”。1851年,法国物理学家莱昂·傅科在大厅拱顶上悬挂了一个摆长67米、摆锤重28千克的巨大单摆。观察发现,单摆每次摆动的方向都会稍稍偏离原轨迹,这说明摆平面和地球发生了相对运动,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地球在自转。

天文馆主要分为家园、宇宙和征程三大展区,逐层而上。家园部分主要介绍地球、太阳以及太阳系的星球们,机械模型和图片,加上声光电的加持,叫人兴奋不已;宇宙部分介绍了奇点大爆炸、星际穿越和难以想象的星云图景,令人十分震撼;征程部分开眼的是1:1的人造太空飞船和航天器模型,参观者可以进入航天舱,

体悟一下在舱内的感觉,让人对航天英雄愈加敬佩。

“四方上下曰宇”,宇宙是什么?这个问题我平时很少顾及,对头顶之上空洞深邃的宇宙,就像对待四周熟视无睹的空气一样,从没有花功夫去细想,“古往今来曰宙”,宇宙似乎与渺小的自我无关。

这次通过观展,我第一次认真读图打量宇宙,并遵循馆内图片的提示,尝试着依照五个维度去深入思考,竟然有些“细思极恐”的感觉:一是时空。浑然一体、包罗万象的时空啊!跳出地球去理解时空,会一下子提升到超越生死的境界。你想啊,物质与能量、生与死,纵然变化万千,始终脱不开时空,如果地球是一个生死场大舞台,一切古往今来的存在,所有的你我他在他上台之前和下台之后,虽然已经隐去,但是依然还在时空里,真可谓“这儿别离,那儿团聚,是英雄到处皆天地”。

二是引力。上天入地,宇宙各处无所不在的万有引力,正是它将星空整理得有规有矩,有条不紊,谁敢摆脱,谁又能释怀?

三是宇宙之光。无量太阳的光,既是时间的尺度又是空间的量度,每秒能飞30万公里,这个速度在可观

测的宇宙还属于龟速,但是又有什么比它更快?

四是元素。组成宇宙物质和聚变能量的元素,究竟谁能掀开它神秘的面纱,见识它的本真风采?

五是生命。这是宇宙中的奇迹,高等智慧的人类,更是奇迹中的奇迹。假设一下,如果在宇宙中有一颗太阳,就有一种智慧生命存在,那么,按目前我们已知的宇宙大约有2万亿个星系,每个星系按银河系下限算有1000亿颗太阳,傻傻地推算一下,宇宙至少约有2000万亿亿颗太阳。以此类推,即使再打折,宇宙中该有多少种智慧生命存在啊!那生命的起源呢?

观展结束已经多天,然而以上屈原式的天问,就像谜题一样如影相随,我不知道答案,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去想。

参观天文馆的好处不言而喻,开阔心胸,转变观念,对渺小的个人得失不再纠缠计较,尝试放眼世界,宏观看问题,懂得有敬畏。这使我想起了哲学家康德的那句名言:“有两种东西,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,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日新月异,不断增长,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。”

**文苑投稿邮箱:**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